

鷓鴣菜詩  
元金詞

何耀光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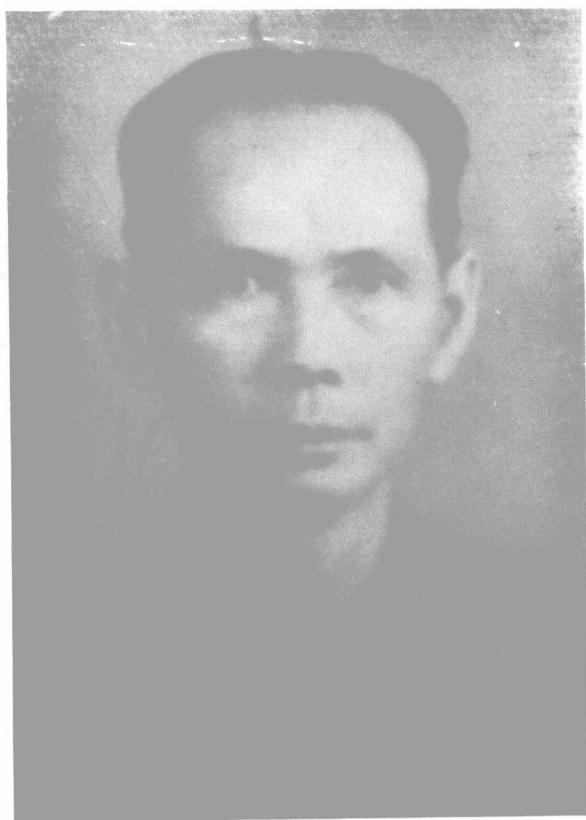
饒平唐安泰著

鷦鷯集詩集

至樂樓叢書第廿五種

一九八二年歲次壬戌季冬印

詹无庵教授遗象



# 序

邇者饒子固庵以其鄉先輩詹祝南教授手寫詩詞見示屬為槩行君諱安泰號无盦祝南其字廣東饒平人也抗戰軍興君掌教中山大學隨校遷徙滇南以至光復以至易箴之年終其生從事教育事業所成就者甚眾君為學無所不窺而用力於詩詞者尤為深至繼幽入險一反流俗之所為篋乎尚矣余性好詩詞亦與聞先賢緒論因謂宛陵為宋詩開山祖其淡遠幽閑乃學韋蘇州有得者而氣格之古健則似韓昌黎醉翁推挹於前放翁步趨於后既而為半山為

山谷為後山工精力到宋詩乃能在唐詩之外另啟封疆自四家之詩盛行於清季同光詩體遂風靡天下矣詞自康雍以來倚聲者不出竹垞與迦陵兩派而浙西之宗白石者尤稱盛焉自乾隆末年張皋文尊體之說出周介庵繼之標舉周辛吳王四家以為詞之矩範而詞風為之一變馴至李清之世宗夢窓者又風靡一時彊村倡之述叔和之大鶴蕙風從而羽翼之詞之能事畢矣每念詩之有南皮攷庵散原伯子猶詞之有半塘大鶴古微蕙風類皆撫時感事寫之呂聲乃言之有物者也君踵承同光諸老之後挹其流韻遺風

發為詩詞無精而獨到其遺詩九卷曰鷦鷯巢詩  
寢饋於宛陵者特深而助之以昌黎東坡筆勢其長  
篇古風往往在千言以上浩瀚崢嶸極文筆之宏  
肆近體雅鍊不避僻澀艱深意欲歷幽險以成孤  
詣也而入漠以後所作尤多其中紀亂之篇與杜陵三  
吏三別同其悲慨又可作詩史讀焉其詞則初宗白石  
繼學夢窓辛辣處殆過其詩亦欲隨古翁述翁之後  
安排椎鑿以力破餘也與余於君之安貧樂道百折  
而不改其操仰之彌深而珍視嶺南文獻發潛闡幽  
又未敢後人用特為之殺青以公於世並不揣謏陋

弁以數言工拙非所計也

壬戌孟秋之月何耀光序於至樂樓

詹无庵诗序

鍾竟陵嘗謂真詩者精神之所為察其幽情  
單緒孤行靜寄於紛擾之中復以虛情定力默  
造冥遊於寥廓之外必訪者之幾於一達入者之  
欣於一至蓋詩之不可強作自非鑪錘功深何能臻  
獨造之境而又不可不任以情非得已不施不宣洩之  
以訴之冥漠是故為詩者不望得人之知而解人又  
為易得真詩之難求如此亦猶弋者之幸於一獲知  
詩之難得非如壯生所謂空谷足音不幾於曠世而  
一達也耶无庵之於詩氣骨道而情性實擅太華  
之曾雲之峻不足以方其縹緲之思吸西颿沆瀣之英  
不足以喻其高騫之操近世之為詩者隱秀瘦折者

有之沈博瑰偉者有之舉足以震駭心目若夫具才  
力而不逞才力擅翰藻而不侈翰藻滌煩襟以抽哀  
思深清魄而發幽響如野雲之孤飛獨宿之宵唳  
追之無蹤覓之無聲非友絕倫軼羣超埃壙而高  
舉者孰能完其神者至於斯極者乎无庵挂瓢滇  
海悽吟武溪居山林之牢值湧洞之際晚歲所作如  
書之一波三折道峭峻繁至今誦之低徊悵惻彌  
愴平生於疇日而伯慧世兄承其先志亟欲謀刊遺  
集去歲執手漢皋悵惻無已今夏相見扶桑得快  
披覽歎真詩之未絕又喜其行世之有日也用不  
辭固陋妄為揚摧若其竊然以深廓然以遠世  
之工此道者自能識之毋待余之煩言矣

庚申五月饒宗頤拜序時客京都三緣寺

# 序

祝南教授以其鶴鶴巢詩集屬序且曰試為我刪之余曰昔之所謂大家與名家者本不在篇章之多寡其寡者蓋本出之以矜慎而多者雖往、扶泥沙以俱下而終不害其為長江大河也昔人刊集多愛棄少作然如子美東郡之篇義山天平之什與二公晚節之詩蓋不侔矣然今其存集者或反以此為金鍼之度固知珷玞不害於連城而況未必即為珷玞者耶且詩人之筆不可以貌取彼昌黎之排鼻香山之平易體貌不同而某為鋪陳奔放之筆則一也何則其時則中興其位皆通顯故能流連光景體物而不遺持較子美之流離義山之阨塞其

哀樂之感固有天然氣澤之殊焉。今君以沈博絕麗之才主  
盟壇坫掌教大學澤諸生以風雅雖邦家多故居處未寧  
而資之以放情山川周覽人物舊時文士所謂殘杯冷炙首  
着含辛者已非今日學人之所恒厯宜其詩之鯨鏗春麗  
沈雄峻雅而款步堂々絕無一毫羞澀之態蓋幾於合韓  
白為一手而清和自得之氣又不為前人之所掩焉。天將以昌  
君之詩者昌吾華夏則將為之益多為正聲之鼓吹而何事  
刪削為哉。自古操觚之家莫高於蕭選考其所錄曹陶  
鮑謝之作蓋軼者無幾矣。非若後世選家各出其阿私之見  
寸寸而度之也。然則貴其全而不貴其偏固古今之達道也。元

裕之推江山萬古潮陽筆而斥高天厚地之詩曰君固潮州人也而又嗣武昌黎肝嚙千年正其法乳豈必以局於頭步之名家自待而又何嘆焉是說也倘許為知言乎既以是復於教授遂錄以為之序焉方孝岳書於廣州



# 序

語言之妙於用也由聲以寫其情由法以喻其意因聲以  
為韻因法以明則與韻宣而自然之節奏以出故詩與  
文之為物也同於此自然之節奏其始蓋無有大異焉者  
也自孔子以正樂言詩聲之效著於文苑燦爛其辭整  
比其節以赴其音調於是情韻之用入人心脾而不自覺  
美辭寄於繁聲雅韻流於齒頰所從來尚矣惟孔子  
已不悉以風詩入樂後之為詩者亦不為樂而有詩徒以  
重音之故亦遂嚴其聲律若涉大防而不敢踰沿波不  
返而詩眊於聲則重詞文眊於意則重筆劃然若鳥獸

與草木之不同類是又風氣之弊者已陶潛皇之欲以清  
簡之聲寫其儒義謝靈運益濟以山川仍以摹績為  
能不廢其詞藻昔人以儒學屈於廟堂老莊肆於山水  
觀於陶謝之作則耽聲耽意之累可廢莊生可以為詩  
而雅頌入於山水矣不亦壯哉吾友詹祝南教授少好梅  
宛陵之詩著鶴鶴巢詩彙不以色澤自娛舉淳樸古  
勁之味斂於行間以發其奇鬱之思乍視之若為棘澀  
徐而即之始知其腴拙之味入殆可謂聲與意湊合而  
相宣者蓋自三百年來碩學輩出臨文澤以駢儷而枯  
淡簡樸之風或將輟響錢鐸石翁覃溪之流欲出而

挽之而波瀾未壯詩意猶確迨曾滌生起以其再造清  
社之力誦法江西天下靡然向風崛起於絕軌其時  
獨有鄭子尹僻處西南力追昌黎之音激楚以寫其顛  
沛流離之境格高而趣博以宋骨而昭之唐韻斯可謂  
自得者也自是以還學宋者無慮千百而民族者類適  
際其會士君子飲啄於濁流歌哭因於市井頽頽高於  
秋是迴磅礴之氣以濟於飲食男女之途終焉道喪  
於世之喪其道而不能自拔於是而有宋文弱之積弊  
遂不免乘憔悴行吟慷慨率陳之習而垂衍或不免見  
譏於賢者然則抗志古昔以達於奇偉莊嚴之境又有